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四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吳嘉胤繩如 參閱

南北督撫奏議

疏 方廉

議覆沿海城堡存革官軍疏 沿海城堡

該臣會同總督浙直福建等處都御史胡某議照蘇松常鎮四府地方俱濵江海國初因地設險於沿邊

去處建立衛所烽堠墩臺罔不周密復於蔡廟胡家港增建二堡歲撥太鎮金山衛官軍防禦春汛秋冬掣回凡所以爲備倭計夫何承平日久武備漸弛二堡垣舍俱已堋廢以致倭奴乘間突犯内地比者荷蒙聖恩俯從撫按諸臣之請准於沿海陸路金山青南吳淞之間添築柘林川沙二堡沿江陸路福山江陰圌山之間添築楊舍孟河二堡此真安不忘危有備無患之長策然四堡既成必須官軍守禦誠有如該科所題建所設官增軍請印乃爲經國遠圖但

今四郡民困未蘇各衛行伍日耗不特官軍無可抽調抑且錢粮無從處給所以前任巡撫都御史翁其議題請設把總二員任劄柘林川沙二堡各統領鄉兵專聽截殺及選附近衛所官軍防守城池其楊舍孟河二堡亦於鎮江衛選委千百戶等官領兵防禦又以常鎮叅將任劄楊舍統領水陸官兵往來截殺事既周密法可經久四堡之守禦所雖未增建而居守邀擊各有所備矣及查金山衛增設遊擊將軍一員又於青南川柘四堡各設把總一員今討各堡相

距俱止五十餘里不無官多勢分難以行事委應將青村南滙二把總裁革就以柘林川沙二把總兼設防禦不惟官有專責抑且兵無冗食再照吳淞江乃水陸要衝今查協守浙直副總兵官部下中軍官郭成由四川叙南衛總旗歷戰有功陞授該衛左所百戸見領苗兵屯守其地勇敢有爲兵心信服臣等欲將郭成加以把總職銜統領原部苗兵在彼防截旣可使兵將相識易於責成又可使人心知勵樂於奮效况經各道勘議明白似俱可從伏望　皇上俯念

東南重地、防禦爲要、乞勑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標
林川沙楊舍孟河四堡守禦衙門俱免增建、及將把
總王紹箕仍任栢林、兼管青村、丁山仍任川沙兼管
南滙所部兵勇各一千名、無事常川操練、有警調度
戰守、如遇風汛時月、量增募兵、分守城堡、悉聽金山
遊擊將軍節制、其青村把總徐衢南滙把總楊三錫
俱送兵部別用、郭成陞授吳淞北總職銜、就彼統領
苗兵、仍充副總兵官部下中軍、專聽陸路截殺事寧
撤兵之日、即將苗兵責令郭成統押回籍、庶守禦得

宜。公署不必於多建。事權歸一。將領不病於裁增。戰守各得其人。地方均為有賴矣。

議取兵糧疏　兵科

題為敷陳時政以備採擇以圖久安事。准兵部咨。該工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該本部覆議合無咨行浙江應天淮揚各巡撫將各水路之兵。并新增民壯丁兵等項。逐一從長會議。要見某處某枝應存。某處某枝應革。務使兵精不貴于務多。餉省可期于便易等因。該臣議照安內攘外。守土之至計。設兵定餉。安

此係時以倭患江南非皆增兵以神廟時其事已寧息故議裁減

擴之大機竊惟淮揚地方濱臨江海自瓜儀沿江而東至通州海門縣由海門廖角嘴沿海而北至東海所直抵山東安東衛相距一千四百餘里地勢平衍皆倭夷出沒之區故國初建置防倭靡不周至緣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自嘉靖三十三等年倭寇侵犯為禍甚憯彼時守土諸臣乍經寇變事勢迫蹙議設將領增募兵勇查處粮餉請求內帑僅能集事以後防守官兵或增或減原無定額費亦不經迺年以來仰伏 先帝宣威耀德之恩 皇上重熙累洽之運倭

奴遠遯，幸稍寧貼，然夷情叵測，未敢恃其不來，故備禦之兵，防守衛營，供億仍前，但江北四府三州，民財地力，本自有限，出辦軍需，其始也勸借大戶，其既也攤派丁粮，又復加增稅課，筭及商販，江淮之間，煩費加倍，民委不堪，故言官有此裁革之議，臣自叨任以來，蚤夜究心，寢食未遑，恐不勝任，然所撫者江淮之民，所守者江淮之地。以撫綏而言，安民爲本，以軍門而言，禦夷爲先，二者俱不可緩，又寧容輕一而廢一哉，臣於接管卷內，備查諸路官兵來歷，皆一時隨事

設置所據損益調停委應酌處緣時值撤防未經身親料理故於本年二三月間徧歷鳳泗直抵揚州通泰等處撡閱水陸兵馬戰舡相度地勢險夷酌量分布除得以徑自減革外議存中軍都司部下陸兵一千二百名馬一百三十匹揚州叅將部下陸兵一千二百名馬一百四十七匹海防道部下陸兵一千二百名馬二百一十六匹狼山副總兵部下陸兵二千名馬三百六匹狼山水兵把總部下水兵一千九百八十五名犬小戰船七十二隻褚家沙防守委官部

下水兵一千二十五名大小戰船四十四隻大和口把總部下陸兵一千二百名馬四十匹邳鹽守備部下陸兵一千二百名馬一百匹掘港守備部下水陸兵一千一百一十二名馬六十匹雇募民船一十五隻周家橋把總部下水陸兵一千名馬二十匹大小戰船四十隻東海把總部下水陸兵一千七百三十七名借撥民操船一十五隻泗州守備部下原設城操班軍一千二十四名馬五十匹淮安委官部下原設城操班軍二千一十名并召募水兵五百名瓜洲

駐劄同知部下，原設軍壯兵夫一千二百一十一名

巡船一十四隻，此外仍有徐頴曹沂雎陳五道馬步

陸兵各一千名，遇警聽調，又因鳳陽南山失事，該臣

督行中都留守司，於入衛一所城操軍舍內，挑選精

壯一千名，皇陵衛於兩班守衛旗軍內，挑選精壯一

千一百六十名，委官統領，俱經劄行遵照原分信地，

水陸防守去後，迄今風汛將畢，江海無警，臣復參酌

往事，計善後圖中間尚有一二所當并議查得揚州

府去大江六十餘里，至海口五百餘里，論海防均為

要害。若府治尚在腹裡。皆因倭寇突犯。故設叅將一員。領兵分守地方。又因軍門駐劄該府。特設中軍領兵都司一員。後該前任巡撫都御史張某。改移淮安駐劄。題將中軍兵馬。仍留揚州每年二月中旬。赴如臯縣操守。今臣看得如臯雖係通倭之路。然東接通州。已有狼山副總兵重兵屯守。以遏其來。西達泰州。又有海防道官兵以當其潰。而該縣環居其中。地方僻小。苦於屯兵。且中軍都司。係傳宣號令之官。海汛有警。則軍門移駐揚州。而標下官兵若令出守外邑。

緩急調用未免缺人所據中軍都司官兵似應專駐揚州無事防守城池保固地方有警聽臣相機調遣策應其該府既有中軍都司而揚州叅將似爲多設合應裁革及照淮安府上達徐邳下連東海人性之野悍難制鹽盜之出沒無常且路當漕運咽喉境接

陵寢重地防守之策尤所當預今雖設有淮大二衛班操軍丁二千餘名類多老弱且月糧支給不時枵腹訓練殊非事體相應於挑選精銳一千二百名防汎三箇月日加口糧銀一分遇有調遣日加二分

餘月照常支給再於徐邳選募精勇好漢兵三百名合營操練有警隨臣赴揚調遣防汛三箇月各日支口粮銀四分汛後日支三分原有水兵照舊存留又查得鳳陽前選軍兵內皇陵衛原各月粮八斗鳳陽等八衛所止月食粮三斗操守既同而粮餉互異似難責備相應一例均給除常支三斗外餘五斗於留守司公費餘銀內補支其揚州叅將既革該營兵一千二百名內止選三百名增入中軍都司部下轄足一千五百名庶便操守餘免召募原有戰馬分撥

各營騎操以上除減革及各道聽調兵勇外實在并
今議選募水陸兵其計二萬三百五十四名馬一千
六十九匹大小官戰船二百隻內除淮安水兵另有
口粮掘港守備東海把總二營舊有備倭軍舍并泗
州淮安鳳陽城操班軍瓜州軍壯兵夫各支本等月
粮工食及另項加添口粮與泗州守備營馬匹草料
俱不支軍餉外實支軍餉官兵一萬二千二百六十
二名通以防汛三箇月計之每名日支口粮四分其
該銀四萬四千一百四十餘兩常操九箇月減支每

日支銀三分，共該銀九萬九千三百二十餘兩，戰馬一千一百一十九匹，不分防汛常操，每匹日支草料銀二分，共該銀七千三百三十餘兩，一歲通共該銀一十五萬七百九十餘兩，又徐、潁、曹、沂、睢、陳五道共兵五千名，遇警調用，行糧草料，并修造戰船火器犒賞等費，尚不與焉，及查往年歲徵各項軍餉一十七萬有奇，節經議減，止存一十三萬六千餘兩，除設處關稅磨稅銀一千六百二十餘兩外，餘俱分派四府三州夏秋稅糧馬田民壯快手戰馬草料內出辦，以

終歲所入較之支數計少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餘兩尚本不敷但查鳳陽所屬係皇祖陵寢根本重地除原額民壯軍餉外又加添民壯一千三百九十一名每名徵軍餉銀一十二兩共銀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二兩實爲偏累合於每十名內量減三名共減去四百一十七名該銀五千四兩止徵九百七十四名該銀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兩稍寬民力但該府原無城垣該臣勘議欲於府治及高墻五處共築一墻保固同因錢粮無處未敢輕舉合無將前減民壯

再徵三年存貯府庫。聽候題請勘築墻垣之用。以後除豁。

會議漕政疏　　漕政

一酌處羨餘以恤軍困。竊照粮運交完羨餘銀兩。給散旗軍。乃朝廷優恤厚恩。近因河道變遷。粮有漂失。節經議留前銀。通融完補。此實國儲至計。臣等敢彼何言。但在運軍旗。春去冬歸。衝風冒雨。勞苦萬狀。行粮有限。食費不足。交粮進倉。惟望羨餘以濟回途之用。況漂流患有大小。衛船幫有多寡。使趂甲掛欠。扣

及錢乙舊粮不完扣及新運是使姦狡者得計而守法者失望且空船缺食無力牽輓毎毎凍阻回船既遲新兌益誤以致年復一年運務廢弛相應酌處伏乞勅下該部從長酌議羨餘銀兩除粮運進納別無漂欠照常給散外自隆慶二年為始如大患漂流先儘本幫次及本衛本總小患損失先儘本船次及本幫本衛悉聽運官把總議處務在當年補完與取盈關繳報其同總別衛幷同衛別幫無扣旗軍羨餘銀兩亦俱照常給散不致一槩扣留寄庫庶困疲貧軍

得沾恩恤之典，而船得早回，運務有濟，載入議單，永為遵守。

一議處帶甎以速糧運。據江北等總運糧把總郭旦等呈，奉漕司行委催趲運糧船，晝夜前進，無敢後期。經過臨清地方，例該順帶城甎。但上廠中廠去河尚遠，幫船在閘候領，河窄船多，擠塞耽誤。惟閘外下廠就臨河岸，於軍便於領帶。呈乞議處等因到臣。為照漕儲轉輸，利在速達，連年稽遲凍阻，皆由徵兑愆期，運道梗阻所致。今歲節該臣等督責各該把總等

官竭力催儹務期早得上倉今稱經過臨清帶甎上中二厰遠涉不便乞要改派閘外下廠一節無非欲速粮運之意相應議處伏乞勑下該部酌議轉行臨清管甎工部分司自隆慶三年爲始將各總衛所粮船該帶城甎盡留下廠照例每船四十八塊待幫船出閘就廠搬領庶得速行粮運有濟載入議單永爲遵守

革鳳陽守備事權疏　鳳陽守備

凡陪京陵邑宜照前代事體不宜設守備宜用重

題爲姦惡守備太監玩法敗度蠹國殃民懇乞聖

留大臣爲留守而內臣止司香火之事爲尤當

明剪治以安地方事據潁川兵備僉事劉得寬呈奉撫按劄案前事行據鳳陽府呈稱該本府知府周汝德議照鳳陽迺　祖宗根本重地湯沐之鄉上有皇陵皇城下有五處高牆安插庶人洪武永樂年間止設太監一員前來侍奉香火兼管皇城門禁高牆鎖鑰並無守備職銜亦無操練軍馬干預詞訟事權官吏得以盡其職守軍民賴以安其生業後至宣德年間始被奏討守備彈壓官吏彼時原無巡撫軍門守備之設猶爲有名至於嘉靖三年太監王德妄竊

守備在任欺凌軍衛有司剝削地方百姓人情憤怨
至嘉靖十年該鳳陽縣士民田學奏行撫按會勘明
白覆奉欽依王德著小心謹慎奉侍　皇陵仍兼管
皇城安插庶人門禁鎖鑰其一切軍民事務不許干
預官民兩安近被太監趙芬復行朦朧奏討守備僭
竊兵權濫受詞訟虐官剝民無所不至即今一切軍
政事務有撫按為之總制兵備道為之分理留守司
為之操演事體亦既詳且密矣而復存守備不惟頭
緒多端亦且騷擾無益若不議處將恐後來太監復

蹈前轍。深爲地方貽害。合無題復舊制。遵照宣德以前事例。將以後太監革去守備職銜。不得干預兵柄。擅受詞訟。止令照舊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安插庶人門禁鎖鑰。庶舊章復而僭竊可杜。官民安而地方寧謐矣。又據中都留守司經歷司呈該本司署正留守周臣議照鳳陽太監。因假守備之名。操練兵馬。則凌虐衛官。恃强求索。使武職喪氣。一也。包納班錢。縱放軍丁。使營伍空虛。二也。倚恃巡捕。騷擾地方。使軍民破家蕩產。三也。調取各衛軍夫。解納班銀。使軍職

指稱科斂四也。往事可鑒。委應酌議題請，止令其奉

侍　皇陵并皇城門禁鎖鑰，兼管高墻安插庶人，則

事體安妥，軍民受福。具呈到道，該本道覆議相同，轉

呈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該直隸巡按裴啓元

奏前事，該本部議行鳳陽巡撫方兼會同巡按御史

公同勘議前項守備，應否裁革。事權應否增損。地方

事情有無相關。議擬區處停當。會本具奏，覆奉欽依

備咨前來。今據前因，會同直隸巡按王友賢議照

皇陵香火，　聖孝所關，雖經設有奉祀，若無欽命內

臣、專管侍奉、恐非朝廷崇祀　祖宗孝敬至意、皇城門禁鎖鑰、原係舊內重事、至於高墻庶人、又皆各省遠犯宗室、尤難安置鈐束、相應照舊、仍聽欽遣內官管理、其守備地方一節、旣有文武官員、互相統攝、前項討復職銜、似應革除。乞勅該部再加酌議上請、合無將新任太監姚臣、換給勅諭。止令照舊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安插庶人。門禁鎖鑰、其操練兵馬。緝捕盜賊。軍民詞訟。一切事務。並不得干預。庶官無掣肘之難、民免剝膚之苦。地方得以寧謐矣。

論

江南諸郡　松江海防

松江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毎歳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滙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滙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滙吳淞江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如募到狼兵耶兵

之類若兵數不敷就於沿海招募義勇照依客兵支給口糧各官兵即於柘林七八團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不許潛住衛所城中各設守禦官軍悉聽鈐轄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漴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皆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為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

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敗。合令每馬二匹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餉銀內相兼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縱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

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為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而至於上海之高昌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塔船𦪌船。各發上海華亭各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

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才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葢同知名位稍尊威令可行文甲科之左遷外補與舉人之才望陞遷者皆得為之庶濟實用若止設通判則為官非樂就而下亦玩視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羊山為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

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各數十隻沙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信地更番出至羊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内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將見賊船艅散而少我兵船艅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抑猶未也查得沿海民灶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

沓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

沿海編保皆勇悍可用今海寇不畏官兵而畏沿海居民也

隨同兵船追勦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灶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海洋設備之大畧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五

華亭　李雯舒章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參閱

蕭同野集

疏

蕭端蒙

條陳地方事宜四事疏　征苗機宜

臣待罪貴州。奉職無狀。既不能貞肅諸司以銷殿患。又不能振厲武事以遏寇衝。坐使苗賊縱橫。生靈塗

旋以壓 君父之憂愆罪萬甚茲方簡集師徒奮揚威武儆幸桑榆之收少逭丘山之責而臣代尤將及又以患病具陳調養誠恐匯匯犬馬之心無以自效故敢即所見聞條爲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皇上幸垂聽焉一曰決大計夫治苗之議不過撫勦二端自苗叛十年以來大率皆用撫議然以臣觀之今之所（此言勦撫）謂撫者非威有以制苗之命恩有以結苗之心而使（之○適○併○也）之就撫也不過厚利以啗之曲意以邀之上下相蒙共爲欺罔其或 諸苗厭倦數月不出方且自以爲功

而弛兵撤備矣。一旦卒有警報。倉皇失措。無所爲計
於是多方掩護以求免責藉制細民不得控訴。文過
遂非。執撫不改而生靈魚肉。糞土踐蹀固所不恤也。
臣思兵凶戰危。撫非不可。然撫之而無煩於費。撫之
可也。費矣而無傷於體。撫之可也。傷體矣。而有益於
民。撫之亦可也。今則口糧縱其資給。歲餘魚鹽。犒勞
時頒不計。費不可謂不煩矣。戕民于大都。則莫敢致
詰。訟民於公府。則代爲甘心。惴惴媚承。如事大國。惟
恐少忤其意以速其叛。體不可謂不傷矣。然而朝方

受撫。暮已出境。殷勤招諭。曾不足以繫其心。果何益於事。而乃孜孜以撫為也。臣自蒞事以來。廣察士民之情。聞征勦之舉。則欣喜如狂。聽招撫之議則疾首相告。人情如此。是非可知。言撫諸臣。非不及此。然而不勝患得患失之心。養資待遷之意。是以甘為轅駒鼓眩邪說。此效彼尤。以迄今日。而銅仁一方。成靈法令。蕩蕩然掃地矣。故征勦不行。撫議不屈。則西南之患。未有已期也。近者伏奉　明旨期於蒐平。安邊大計。無以易此。以故西南軍民。幸撫之去。快征之來。莫

不歡忭鼓舞思見武功之成耶今湖貴二省合兵舉事進剿有期蕩滅可待但恐當事諸臣奉行未至或首鼠不決或逗遛不速則於机畧不無少左臣願

陛下明示意嚮重加責成諭以征勦之機決不可失大剿之後兵威既震則招撫亦可行矣戒以招撫之策決不可行其有異議者治以欺罔之罪庶以杜塞邪謀壯揚兵氣堅將士必戰之心而慰士民來蘇之望也二曰議粮餉切照叛苗巢穴竹箐叢密溪洞險峻每聞兵至輒棄其巢分散逃命趁伏巖谷官軍之臨不知地利雖加窮搜所獲不多以故

往歲征勦鮮有大得志者臣聞土人之議惟有久圍

苗地勢既廣豈能設長圍惟當扼其要路耳

頗爲長策葢我師既合分布搜勦彼既不敢出以求食而資畜無何久當自斃查得嘉靖二十三年征勦賊以瀕困所需者旬月耳當時班師太早遂使殘喘復生銅仁吏民至今恨之況聞今歲賊中禾稼俱爲蟲災無所收穫雖有搶刼牛馬米穀等項計亦不多若能遲以月日自可坐收全功但恐資粮不繼難以久駐則其勢不得不撤而垂成之功遂虧於一簣矣往年之事鬧亦以此今宜鑒往懲弊廣處粮餉以爲

可久之道。但貴州地方褊小。兵粮已竭。極難計處。查得湖廣粮米充溢。由水運可以達銅仁。頗爲便利。況該省原有額解貴州折粮銀兩。合無暫令收納本色一年。或湖廣折筭脚價。徑運交割。或貴州出備夫船自往交兌。其或本折互有低昂。俱從時估抵筭。是固善策也。議者每以各分彼此爲慮。謂該省必不樂從然以臣計之。湖貴之勢。本成輔車。若貴州以遽撤失利。則湖廣豈能以獨制成功。苗冦未滅。後憂方長。來歲之間。必當再舉。則糜費愈鉅。用力愈難。固不若因

丘爲山。雖勞而功省。羨補不足。雖費而事成。其於二省似爲兩利。又況數本歲徵。非額外之求。價從時估。無重困之累。宜若無不可者。乞行貴州巡撫都御史多方預處粮餉。或趂時糴買。或懸則召納。務使倉庾充實。入夏不缺。仍行湖廣巡撫都御史一體處置。及將嘉靖二十六年額解貴州餘粮。照臣所議。暫改本色兌納。并行撫鎮各官督率將卒。戮力收剿。必俟夏交之後。兵威既伸。苗類就盡。方許罷兵。其有推託誤餉。詭飾撤兵者。聽二省巡按御史糾劾。庶乎資粮既

足勝籌在我以攻則可勝以守則可固而賊將坐斃矣三曰嚴駕馭訪得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四川酉陽平茶二司俱與苗酋密邇黨逆煽亂罪甚於苗平居通串之惡臣固不暇言矣至于用兵之際懷奸尤甚不但窩藏逋匿而借兵助糧漏機賣陣無所不至用之則懼其二心於我致誤兵機不用之則懼其合勢於苗重貽患害而酉平之為貴州用復恃異省驕恣萬狀脅求厚餉要索增兵視之永保尤為難馭故議者謂制苗不難惟制諸司難耳蓋以此也臣訪之輿

議謂駕馭有方。雖狙詐可作使況諸司乎。切以為苗寨之地。外環三省。今湖廣舉事。而四川不預似非事體宜令方面官。分領官兵。坐鎮酉平。制其後路。一則（此李德裕從劉沔鎮河陽之故智也）可以截苗賊奔逸之衝。一則可以折土司桀驁之氣而又令四司各質其愛子一人。羈于內地以繫其心。其猶有懷奸黨賊如前所云及逗遛無功。妄殺希賞者各視其罪。削職割土有差若能建立奇功。克破三五寨。擒斬二百人以上者。賞以千金或以所克地與之若上官不忠。而目把有能自來報効獲功多者。授

以巡檢職事。劄所。轄。地。以。官。之。改屬流官衙門。則庶乎重賞必罰。而土夷亦當知所畏慕矣。或以為土官植根已固。加之剿奪勢所難行。臣則以為非也。夫以國家之力何所不克。臣觀諸司之強。視之岑猛。曾無什一。然先年取田州如驅雞豚。此輩寡弱。又何足言。况彼之所以能馭其下者亦恃　朝廷之威靈在也土官既叛　朝廷則目把叛土官。况有賞以驅之矣誰不效忠求異以希爵土之榮也。將不勞兵而自剿弱矣。或者又以為千金之賞太重。後將難繼。臣亦以

為非也。蓋銅平之苗。不及八百。鎮筸之苗。不過三千。計其賞資。約以二萬有奇而已。此不過一歲撫苗戍兵之費。而可以永殄苗患矣。此不為而欲以常格成事。未見其可也。乞　勅兵部特降楊諭各一道。分示諸司。使知賞罰條格。仍行四川巡撫都御史分遣方面重職。持兵坐鎮酉平。并行川湖二省。將四土官應襲兒男。羈于附近府州。候事寧日遣歸。如有異志。即以屬吏。駕馭之術。此其最急者也。再照貴州調用軍兵四萬。而宣慰安仁部下三萬。雖通苗之惡。保其

必無。但臣觀其隊伍不整。沿途擾害。則其約束無紀明矣。誠恐進勦之間。仍復如是。則違令不進。妄殺冒功。離次先逃者。彼皆無以禁之也。誤事殃民。所係非小。亦乞特降榜諭。示以威法。如有奇功。照前賞勞。其或失事。本官降職。目把依律問罪。庶乎有所畏警。而兵皆節制矣。四曰畫遠策。夫征勦機宜。臣愚畧陳之矣。而所以規畫措置。以爲善後之計者。尤不可不豫爲之所也。臣查得銅平鎮筸地方。屯堡稀濶。戍兵單弱。制置疎畧。備禦廢弛。以故寇賊縱肆無忌。臣以爲

宜行二省撫鎮等官乘今兵合之時於湖廣苗巢之界以衆之力因地之利開鑿大道以通往來此路既開則我之脉絡貫通其威自壯而苗之窟巢斷絕其勢自孤此則當今急務所當首圖者也然後相其便宜修立哨堡或環路爲守或據險爲備舊堡之當損益者損益之新堡之當增置者增置之或輪戍旗軍願留者留之或遠近軍民願募者募之或招集流移聽其復業或團結土著使自爲保或召募他處熟順夷民填實或起發諸司勇健土兵住守或漢夷一處

雜居。或軍民分布間處。務使屯堡相望。聲勢相倚。軍民相參。犬牙相制。而凡附堡空閒地土。俱撥與盡力墾種。且耕且守。以爲捍備。此則一省要機。所當詳畫者也。然或者猶以土夷之蘗。恐貽後患爲慮。臣則以爲是不足憂也。夫漢人順而弱。土夷悍而強。必欲捍禦。非夷不可。但使安插之時。度其輕重。制其衆寡。於彼此間錯之中。寓漢夷頡頏之意。則善矣。況今如黃連溪獅子崖等處。不過倚苗爲亂耳。使吾之勢既盛。可以制苗。則彼無所假託。又安敢獨逞也。是在當事

者加之意而已。若使如臣之議，哨堡既密，招募既廣，兵皆久居之衆，人有自保之心，處置得宜，彈壓遂定，使其苗蠻一旦底平，則吾不失其經野之規；若或殘孽乘間竊發，則吾又不廢其先事之備。所謂善後之策，信無易於此矣。

條陳邊省吏治四事疏 貴州吏治

竊惟國家之撫有方夏，建藩臬者十三，而貴州亦列其一，雖越在要荒，壤域褊小，然控夷夏之交，扼滇楚之吭，壯內威外，最為重鎮，故建置流官，所以宣布威

化輯綏封疆監護夷酋錯撥武衛褫之諸省尤當致慎遴者 廟堂之上率以邊方薄之其所以待貴者與中土頓異官秩之制多從簡畧受職之士多乖實用雖內外詳畧之體不得不然而抑揚輕重之間未免太甚此疆域所以未寧而化理所以未一也臣待罪地方細加咨訪咸謂貴州之患莫急於吏治不足幹辦無託機事坐乖因循不理以迄今日借使官屬衆盛賢才布列則彈丸之地勢非難理羣力共濟未及無績也豈至 皇靈國法閼滯若是也耶臣謹採

集聞見，摟剔事原，列爲四事，條具上陳，

計開

一曰除授太輕，竊見貴州地方，雖設有文職流官，然除授居此者，非爲事遷謫，則不及改調，非監胄告遠，則胥吏雜流，才望之士，科目之英，率不除此，以見在計之，二司方面遷調者半，各府知府，非盡科目，其餘官員，舉人出身者三人，餘皆例監吏承爲之，求其以歲貢授者，葢已不多見矣，夫遷謫之官，沮抑之餘，志

愚謂邊方郡縣之吏必保舉正途之有才者而俾之陞擢比內地加優則英銳之士皆樂赴功名之會矣

意局縮，兼以自生疑畏，慮必末路難全，觀望優游，勢

所必至。至于鹽冑雜流之士、雖才識所賦、未可槩攏
然資格所限、趨向頓殊。榮進之階、旣不足以鼓其氣。
俸給之利、又不足以繫其心。因循苟度、曾無實志、縱
使奔走就列、不過應答彌文。而況前項官員、又皆有
不復顧惜、甘於下流、難以盡舉者乎。臣愚銓衡之上、
固非薄此一方、不過以爲邊方事簡、慮枉人材而已。
臣竊以爲斯言似矣、而實非也。夫中州之地、政務雖
繁、然事有端緒、勢易弛張、循守繩墨、自足致理。貴州
則不然。事機盤錯、節目糾紛、非有利器、莫能紓解。此

其難易自迥別也況於官秩多虛一人常兼數事苟得其人必須廣攝衆簡所萃亦足爲繁豈至優游寂寞老其才而無所用乎近者銅仁多故諸務益繁治兵主餉調度不易則其除授尤不當泛泛然而已也臣乞自今以後凡貴州二司官俱以才望素著者陞任遷謫調改者姑勿畀之此方各府州縣官員量以進士舉人銓補其銅仁守巡兵備有司等官尤必極加遴選勿以瘠土而輕之勿以裔壤而忽之勿以恤私爲念而有所徇勿以避怨爲心而有所憚則庶乎

公選之政也。
二曰曠鈌太盛。竊見貴州地方、壤域甚遠、憑限甚寬、赴任官員、往往逾年始至、又以土皆貧瘠、地多險惡、俸粮柴薪、倍加凉薄、而例無馬夫、又與各省迥異、仕途所薄、素指爲忌、萬一選除、不勝怏怏、領檄之後、類多棄捐、其或情非得已、勉强而來、就職未幾、厭心遂起、於是閉戸托疾者有之、棄官私逃者有之、得歸爲幸、邉恤其他、故貴州諸司、有選官經年而不至者、有鈌官數年而未補者、而總署二司印者、有以一官而

並管各道事者、有以知府署兵備者、有以經歷等官署府印者、甚至武官土官、亦令代署、此皆各省之所未聞、而貴州之習以為常者也、缺官若此、其欲事集民安、不亦難乎、臣乞自今以後、凡遇貴州方面等官有缺、俱於附近省分推補、嚴立憑限、令其作速赴任、庶幾旬月可至、不至久瘝職事、其餘合屬小官就將

凡有事之地皆當擇本省土民能保護鄉曲殺賊建功者為之長吏必得其用

本省應選監生吏承并四川湖廣原役貴州吏員內銓補仕宦不出其鄉使之樂於就職風土其所熟歷不至速生厭心是或止虛實曠之一道也

三日員役太簡竊見貴州原設官員不及中州一府之數雖有思州等八府但各府只設有知府推官各一員額數原少空缺常多緩急之間莫可倚屬甚至數府通缺求一委署而不可得者蓋職權攝體統既乖文移事體多有未便所以先後撫按諸臣議於各府添設佐貳一員蓋欲官屬稍盛庶幾委託有人節經具題未蒙施行臣思 廟堂之上不過以為增官則擾民故付之寢閣耳然以臣計之官雖增設而於民則固無所擾也何以言之貴州缺官蓋參之一即

未有增官而下擾民者此特為貴州言之可耳

以缺官俸給。轉資增置之官。蓋已、充裕有餘矣、固不必加賦於民爲也。況貴州之病、惟官簡爲劇、故置一官、則民受一分之福。正不當靳費惜財。而況於賦無所增。民無所擾。人情政體。深爲便宜。此前諸臣之所以有議、而臣所以敢於再申也。伏乞俯從諸臣節議於思南石阡銅仁程番都勻等府、各添設同知、或通判一員、其鎮遠府同知通判推官俱係土官、亦乞增設流官佐貳一員、協同管事、俸糧柴薪、俱於司府缺官貯庫銀內支給、分毫不以歛民、其增置各官、仍乞

以科目出身者銓補，員盛則任使自裕，何有於叢委而莫綜，官闕則委署可圖，不至於肆頹而莫屬，公有集事之便，民無加賦之擾，是亦邉方之一幸也，

四曰更遷太驟，竊見貴州方面官無久任，政無久思，優游飾觀，鮮有實效，求其所以，葢更遷驟忽之故也，何以言之，貴州地遠法疎，得陞之後，莫不枉途以爲展省，比其履任也，較之初陞已逾歲矣，蒞事未幾，年資已及，同時之人，俱已遞轉，則銓衡之上，固不得不循資以敘遷其位，即其不然，又以乏人次當入賀，往

返之間、復歷一歲、資深敘轉、蓋所必然、計其歷考、歲月雖深、然居間之時多、實任之日少、資勞累積、半在道途、官次所居、僅如傳舍。驟忽若此、雖有鳩傑之士、志未及伸。席未暇煖、輒已得命而去、而況中材以下。恒樂私便、彼知不久於此、又安肯視官事如家事而盡力以為之乎。故拜官於此者、非應苟故事、則粉飾彌文。蓋孔掩瘢、徼幸無事。委艱推患、以遺後人、日復一日。彼此相仍、事務叢積而不理、地方震擾而未寧。其原蓋出於此。臣乞自今以後、凡貴州方面官員遇

缺而推用者。不必盡拘常資。雖俸淺者亦得推。而其既陞也。必久任以責成之。使之以後資補前者可也在任而應陞者。不必盡如常格。雖資及者姑勿陞。而其再考也必越級以優異之。使之以殊寵酬積勞可也庶乎委任既遠。責難猝辭。縱使遺大投艱。亦將躬蒞力任。自不至推奸避事。泄泄然如今日者矣。

議處驛站六事疏　　貴州驛站

題為議處驛站事宜。以蘇困苦事。切見貴州地方。爲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交道。使客往來。殆無虚日。供應

繁難公私疲憊兼以軍夷貧瘠戶口稀少地薄費奢重爲困累窮苦之狀言之痛心臣請畧陳其故貴州原設三十二驛俱係府司出辦馬匹供館各有定額先年夷民自行應役其後或以頑野不便供需乃議僉衛所軍餘代役館穀之資聽其自取始者寨皆充實民亦富朴照額兌支頗爲良便軍雖代走情亦無苦近日逃移者衆馬多久缺視之原額十減二三加之以縣吏之掯勒貧民之逋欠額數既損供億猶仍於是軍多被累破產代辦畏患馬館有甚於征戍者

是驛傳之弊也不惟累及於民而軍亦重爲之累矣
以站堡言之貴州原設站堡三十餘處額定官軍多
者四五百少者二三百當時猶以爲苦近歲逃絶漸
多勾補無至甲軍之額十减七八站堡既已不堪乃
議令衛所撥夫幇助以示蘇恤然貴州各衛差役本
繁重加以此軍盡告病凡使幇勞年扛擡絡繹奔走
道途妨廢生理且以一衛一站計之歲用夫六千有
奇其得過衛站雖不勝其苦猶或可支疲憊去處何
以堪此是站堡之弊也不惟累及站軍而衛所亦重

受其累矣、查得貴州有司糧差輕省、惟馬館之需、大約歲不下六七萬、其給公家者十之二三、而供過客者十之七八、費用侈繁、民財坐困、至於衛所軍丁、除本等屯糧公務差役外、其幇站走馬牌夫等項、係出編僉長役者、不下五六百人、而暫時輪差、若門皂輿卒、圍隨護送之類、又不可悉計、較之正差、亦幾其半、是貴州一省軍民、其財賦丁力、盡竭於驛站而耗之也、及今不爲議處、則日復一日、困敝相仍、戶口日寡、而差役日重、差役日重、而逃亡日增、將來之患、且莫

知其所終矣、臣待罪地方、採之聞見、謹條爲六事、開坐上陳、雖未足以言全惠邊民、然節冗杜浮、紓財恤困、或可少救其千百之一云耳、

計開

一嚴禁例切見往來使客、濫用夫馬、非其僕從之多、輜重之盛也、蓋其陰受賄賂、附帶商貨故耳、自川湖來者雖有此弊、數猶無多、惟雲南地方、素產奇貨、其石屏象牙蘇木之類、俱係違禁、及重難物件、奸商賄買、憚雇倩之爲沓、樂途次之無滯、往往討賂過客、說

以夾帶而貪鄙之徒，利賈人之財，遂爲容隱妄稱行李，槩索軍夫，駕託家丁，皆騎驛馬，故經過官員，有行李八十餘扛者，有家屬二三十人者，苟非潛夾，何以有此，中間雖有素贖貨寶囊篋本多者，要之惟附搭之弊爲甚，即今貴州民窮財殫，一夫一馬，當他省之十，濫擾若此，人何以堪，臣自巡歷以來，痛加禁革，但法例太輕，人不畏警，臣切以爲因時救弊，宜重爲法禁，今後但有夾帶私物，附搭客貨，與附騎驛馬者，俱聽臣及巡撫都御史按察司查拿問罪，其審係附搭

得實情重者，仍比照黃船事例，本人與商人各充軍

庶法重而人知畏，驛站或得少蘇矣，

一立限制，切見使客人員，所以敢於騷擾者，葢以限

制未立故耳，臣請言其最急者有二，其一謂雲南管

解方物人員，横濫太甚，往往擅作威福，凌虐官吏，多

索夫馬，乃至有進寶石而五十餘杠者，各該官吏見

係　上供之物，無不照數應付，臣查寶石係珍貴之

物，雖雲南額進之數，非臣所知，切意其不必能及此，

乞行雲南巡按御史將應解方物議定若干斤，爲一

扛今後如遇起解俱赴彼處廵按驗數定扛印給批文以爲信驗以杜橫濫之弊其二謂貴州赴任官員例有本身家口脚力但原給關文類於中途改易至有加增廩粮擅用人夫而甚者妾媵兒孫肩輿至數奴婢僕隷脚力十餘輩之則遠宦羈苦難乎爲情與之則驛站衝疲不勝其困乞　勅兵部酌議立爲定制因官職之崇卑以爲數之多寡通諭各官使各依額帶領赴任非此額者不許應付以杜騷費之弊此二者雖若細務但查貴州日逐應付惟此二項爲多

此法宜通行之

此臣之所以僭謂之最急也其他一應瑣碎事宜聽臣就近立法處置施行敢有踰越者聽臣拿究庶法定而下可守驛站或可少蘇矣

一革驛擾切見起關給驛自有定例近來過往關文冒濫太甚有稱黔國公各省買辦織造而起關者有稱各處勢要收買寶石青碌而起關者有差委人員而軍伴四五名俱支口粮者有經過二司而關文十數紙通索應付者有非係緊關事務而輒差官者有不應給驛人數而遂支廩者有妄稱在京衙門委官

遣牌者、有偽揑各省公幹起關者、有承差而給馬四五匹者、有齎冊而給夫二三十名者、其他濫冒、不能盡數、葢由各省官司曲狥人情、違例妄給、而所給之人、又復買囑驛遞、洗擦關批、增添夫馬、以致附帶之弊、遂至騷擾之害爲甚、至於關批之外、其多索横取者、其弊又不能盡數也、雖經臣嚴行裁革、然弗塞其源、其流終難杜遏、請乞通行川湖雲南撫按官、一體禁革、及行總叅三司等衙門、毋得仍前違例、濫出批關、違者聽臣查出、將出關衙門官員叅究、其一應人

情舍人關文、俱行禁革、不許應付、庶源清而弊暫省

驛站或得少蘇矣、

一實站伍、查得各站堡原額正軍多者四百有餘、少

者亦不下二百、近來逃亡者多、軍伍消之、而普市站

只存六名、安莊站只存十四名、湘滿查城平越等站

只存二十餘名、而其多者亦不過七八十名、軍少差

繁、難以支撐、日夜扛擡、苦楚萬狀、及今若不設法充

實、則將來消耗、勢必至於空虛而後已、臣查得先年

站軍、俱係罪人充發、蓋亦重役以困之之意、今各省

充軍人犯、臣以爲戍之衛所、則干戈未必其所能、編之站堡、則扛擡又囿其所任、且得重困刑人之意、及査得先年奏准凡貴州法應邊遠充軍者、俱發本省衛分、蓋以爲天下地遠而惡者。莫過貴州、人寡而宜實者、亦莫過貴州、若更發他省、未免移惡就善、遷寡實衆、故充發本省者、亦法之權也、近者或以惡惡太嚴、務欲遠屏、前項事例、多有不遵、非惟軍伍空乏、無以填充、抑且地方窘艱、疲於解遞、況貴州永寧普市赤水畢節等處相離省城、已逾千里、其去上下諸衛

愈益遼遠而東自鎮遠思石西至普安相距亦千餘之程若以此調彼未為不遠臣乞自今以後凡貴州充軍人犯不分兵部編發及巡撫定衛者俱發堡站充軍若法應邊遠者亦發本省窵遠站分仍行各處巡撫凡有應發貴州軍犯一體編充站軍庶伍實而力稍舒驛站或可少蘇矣

一議協濟切見貴州藩省之設本以扼雲南之咽吭故輿地之勢僅通一線而驛站沿布纍若貫珠凡以通道路斥疆域故也目今驛站疲憊往來阻滯議處

之方所不容已、但貴州地方戶口消耗、差役繁難有
司所屬、大率皆夷、近者、寨多拋荒、舊額無徵、其見在
夷民、亦已貧困、且夷性執拗、動稱古代、雖欲均派分
毫勢所不能、衛所戶差、已兼中土軍民二役、百路朘
削為困已極、不可復有所求、在貴州議處之術、蓋已
窮矣、臣思得雲南地方、府庫充實、財力輕舒、或可通
融計處、及見北直隸驛遞、多出山東河南諸省協助、
蓋裒多益寡、仁政所施、固如是也、況雲貴本為脣齒
之邦、以彼補此、事體所宜、驛站置之、坐滯旅客、亦彼

省之所甚病者，乞行雲南撫按計議，歲出銀一二千兩前來協濟，著為定額，聽臣等分撥於最疲驛站幫助供應，庶用裕而力稍寬，驛站或可少蘇矣。

一增糧食。查得貴州舊例，衛所軍人俱月支米七斗，惟站堡正軍，遞東貴州龍里等站月支五斗，遞西畢節威清等站月支四斗。臣自入境以來，站軍紛紛訴稱月糧不敷，衣食無處，乞要比例增給。該臣看得國初地方有事，征討頻仍，而法度方新，驛站未至騷擾，衛軍之勞，重出軀命，故其糧多；站軍之勞，徒出筋力，

故其粮少今承平日久衛所之士無事坐食而此站堡軍扛擡遞送日夕無休視之勞已十倍而粮給反減視為偏輕況站軍闔門走役生理俱妨情甚可憫所據月粮似應稍加增給請乞定議將貴州通省站堡正軍迄東支五斗者增給六斗迄西支四斗者增給五斗庶食足而軍免逃驛站或可少蘇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